



冬雪

□沈艳丽

对北方人来说,没有雪的冬天是孤寂的。当第一缕北风吹开城市的大门,人们便翘首期盼一场漫天飞雪。

终于,洁白的精灵在众人望眼欲穿中缓缓而来。只见她挥舞着轻盈的翅膀,摇曳着柔美的身姿,从天空翩跹落下。你若抬头寻觅她的身影,只会感到丝丝凉意划过脸庞;你若低头寻找,她又会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;你敞开双臂,想搂其入怀,却只有一股烈风灌入。不一会儿,天空中雪花队伍越来越庞大,密密匝匝,铺天盖地,霎时间,万物洁白得像一个书生。

冬雪到访,实在是一件美好的事。男人们兴奋地提着食物往家赶,即便冻得瑟瑟发抖,步伐依然坚定有力,许是想到了妻儿灿烂的笑脸。女

人们穿上搁置已久的大红袍子,把朴素挽起的长发披散下来,精心地化妆,邀一个摄影技术绝佳的朋友,让自己成为深冬里最靓丽的那一抹红。孩子们不顾大人的责怪,在雪地里欢笑奔跑、撒欢打滚,堆雪人、团雪球、打雪仗,虽然湿了鞋袜,手脸冻得通红,却流连忘返。

室外大雪纷纷,室内炉火正旺。沏一杯清茶,捧一本闲书,临窗听雪,忆一段往事,写一篇小文。或在炉上熬一壶冰糖雪梨,在炉盖四周摆上花生、栗子,在炉内放入红薯、土豆,和家人自在地闲话。或温一坛老酒,弄几碟小菜,邀三五好友,天南海北促膝畅聊。时光渐渐柔软、放缓,温暖悄悄爬上心头,幸福从平常人的烟火气中慢慢溢出。

滑雪记

□王克让

雪在天上舞,冰在脚下滑,忆起孩提事,至今记忆犹新。

孩提时,我家与涧河为邻,雪花飘落,寒风刮起时,河面会结一层厚厚的冰,此时,这里便成了小伙伴们玩耍的乐园。

有家长领着的,也有孩子结伴的,滑板都是自制的,有的用一块木板,前面钉个钉子系上绳,有的把木凳反过来,绳子绑在凳腿上,便成了滑冰的工具。

我那时身体强体胖,雅号“小胖墩”。瘦小的没气力的都愿与我为一伍。我坐在上面他们一个人拉不动,两个人合伙拉,我沾沾自喜,并不停地

喊:“喂儿驾,喂儿驾……”孩童稚气的叫喊声在冰面上回荡。

当换成我拉他们,我把绳子挎在肩上双手拽着,斜着身子往前跑,有时用力过猛摔了跤,我爬起来继续拉,他们会鼓励我:“小胖墩,跑得快,摔了一跤再起来……”有时候,小伙伴会碰撞到一起,不争吵不红脸,摔倒了拍拍屁股继续滑。大伙儿冻得手脸红通通地不觉冷,玩得冒汗忘吃饭……

当家长三番五次喊我们回家时,大家才恋恋不舍离去,未尽兴时,大家也会说悄悄话:“吃完饭,我们再偷偷出来玩……”

雪中危情

□青石

吃过早饭,儿子便吵闹着要出去看看。这是今年冬天的第一场雪呀,走,看看去!

开门一看,树丛中、草坪里,都积了厚厚一层。路上行人不多,手套、围巾、帽子都裹得严严实实。路上的车,相互之间拉开了距离,比往日斯文了许多。

走到街头的广场上,三三两两的人们在赏雪、拍照,中央的音乐喷泉只剩下浅浅的一池清水和几根细细的喷头。池子的围堰上,堆着馒头似的雪堆,儿子跑

过去,抓起一把,扔到了水池中央,看着那雪在水中慢慢地消融,他兴奋地大呼小叫。在附近玩耍的几个小朋友也围了过来,你一把我一把地地边抓边扔,嘻嘻哈哈,打打闹闹。

忽然,围堰上一片绿色引起了我的注意。树叶?不像!树叶不应该有标签啊。我仔细一看,竟是几块碎啤酒瓶子,眼看有个小朋友就要伸手抓住了。“停!停!别动!”我连忙制止,并快步走到跟前,把那几块暗藏杀机的玻璃碴子,一块一块地捡起来,放在了掌心。孩子们也都看到了这些翠绿的玻璃碴子,吓得直喊:“哪来的玻璃碴子呀?差点儿就扎住我们啦!”

是啊,哪来的玻璃碴子呢?不应该像雪花一样从天上飘下来的吧。孩子们不知道生活中潜在的危险,我们在欣赏美景的时候,要及时清理其中的隐患啊!

瑞雪

□董萍

大雪下了一夜。第二天早上起床,只见窗外成了银装玉砌的世界。大雪施暴于物,窗外的雨搭被大雪压坏了,树上看不见黄叶,枝条被雪压弯了,有的被压折了,路两边剪得平平整整的绿化带上,好像铺上了厚厚的床垫,压得冬青喘不过气来,汽车少了平日的威风,在积雪的路上慢慢爬行。

广场成了孩子们的乐园。他们有的滚雪球,有的堆雪人。打雪仗是孩子们最喜欢玩的游戏,手里拿着雪蛋蛋,互相追逐,你打我,我还击,不小心背后被谁打个正着,“螳螂捕蝉,黄雀在后”,防不胜防。手冻红了,袖子和裤脚都弄湿了,他们毫不在乎,玩兴正浓,头上冒着热气。一个孩子摔倒了,他索性在雪地上来回打了几个滚,然后站起来,拍掉身上的雪,若无其事地又玩起来。

得知要下雪的消息,我把花盆从窗外搬到阳台上。阳台的一层玻璃隔出两重天,窗外是萧条的冬景,室内是活泼的春色,滴水观音青翠欲滴,三角梅花开正艳,就连叶子已经变黄了的金边菜,也开出几朵紫粉色的小花。

几个月来,天旱无雨。天公善解人意,一场罕见的大雪如期而至。瑞雪兆丰年,明年又是好收成。

雪韵

北邙初雪

□庄小艳

北邙初雪,凛冽如倾,
古渡寂寂,黄河砌冰。
水天一色,柳舞回风,
四野凋蔽,寥无华琼。
狂龙乱剪,巧夺天工,
银蛇游戈,醉卧苍穹。
天庭恶斗,风起云涌,
败鳞残甲,杀气腾腾。
茫茫如盖,直下尘埃,
玉蝶漫天,堕落层层。
万家飞坠,帘栊婆娑,
积花凝阶,庭树空零。
江山不夜,乾坤长明,
醉美洛阳,气节峥嵘。
倚梅而赏,慷慨放歌,
奇绝人间,万象恢宏。

雪

□龚榆涵

晨起云涌处,
欲观梨花飞。
披衣闲信步,
寒风瑟瑟吹。
遥闻鸡鸣落,
十里春风回。
梦里逢迎时,
再来待君归。

雪中上学路

□王光前

雪下了一夜,积雪很厚。雪再厚,也不能耽误送外孙女上学啊。我一边用袋子装棉鞋,一边交代外孙女,到教室后,脱掉脚上的鞋,换上棉鞋。

领外孙女出门,小巷的雪地上还没有行人的脚印,我背着书包在前面蹚路,外孙女踩着我的脚印随后。

走上大路,一抬头,我发现路中间有一条沟,路边有提示“电力施工”。沟不宽,一米有余,深约80公分,年轻人能一跃而过,老人和孩子过不去。我在犹豫,绕道走吧,怕耽误了上课时间,自己跳到沟里把孩子抱过去,又担心没人拉一把,自己上不去。

我正在为难,身后走过来一名女士,三十多岁,手拉着一个男孩儿,肩上背着书包,看样子也是送孩子上学。女士见有沟,扑通一声跳了下去,先把男孩抱过沟,扭头对我说:“我来帮你一把。”说着把我外孙女也抱了过去,自己一跃上到了对面的路上。她看我犹豫过不过沟,笑着说:“路滑,你不用跑了,我把孩子们送到学校。”

不远处,外孙女的一个同学在向外孙女招手,我心里踏实了。我站在雪地里,看着他们的身影在我的视线里消失。

